

有哪些令人感觉全身发凉的脑洞故事？

晚上，我在外卖 app 上点了份外卖，到手的餐点有股奇怪的腥味，吃上一口竟然停不下来了，最后还吃出一个断指。我打电话投诉商家，却发现这家店根本不存在.....

今天是平安夜，而我没有人陪。

打开外卖 app，被送了一个大额满减红包，这大概是唯一的安慰了。

咦，这家店？

我翻到了一家奇怪的店铺，叫作「微笑餐厅」，月销量不高，只有几十笔，但优惠力度大得惊人——满 30 减 29，满 60 减 58，简直是白送啊！

菜单都没有配图，怪不得销量这么低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终究是抵挡不住折扣的诱惑，随便点了一份焗饭。

不到半小时，门被敲响了。我打开门，没有看见外卖小哥的身影，只是在地上放着一个孤零零的饭盒，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，反射着惨白的光。

「现在的外卖员都这么没有礼貌的嘛.....」我嘟囔着，拿起饭盒走向餐桌。

饭盒里是黑乎乎的一团，黏稠的汁水和糊状物混合在一起，勉强能看出一些米粒的样子，整体散发出一股奇怪的腥味。

「妈的，这种东西谁会吃啊！」我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，端起饭盒走到垃圾桶边，就在即将松手的那一秒，我突然犹豫了。

那股奇怪的腥味萦绕在鼻间，挥之不去，但闻了这几秒钟，却又隐隐觉得有点异样的香甜。这股奇香像一条蛇一样死命地钻进我的鼻孔，一直钻到了我的心里。

要不然，尝一口试试吧？我这样想着，往嘴里送去了一小勺。

和恶心的外表不同，这些糊状物居然出乎意料的好吃。肉汁和甜韧的碎米交织在一起，在齿间爆发出浓烈的鲜味，带给舌头奇特的满足感，即使咽下了这一口，余韵依旧在唇齿间回荡，砸吧砸吧嘴，内心的渴望几乎要喊出声来——我还要再吃一口！

看来是用了特别的香料啊，这种独一无二的鲜甜，似乎正是来源于刚才的那种腥味。妙，太妙了！我忍不住一口接一口，没一会儿就吃下了大半盒。这种幸福感，好久没有体会到了，就

像离家几年后，终于回到那个记忆里的地方，再次吃到了妈妈做的菜.....

我明天还要再点这家！心中这么想，大嚼着的我却咬到了一块柔韧的东西。是没煮烂的排骨吗？看来这家厨师还没有做到完美啊.....我带着遗憾吐出了嘴里的那块肉。

是一截还残留着我牙印的手指！

我吓得一个激灵，美食带来的愉悦感瞬间消失无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厨师不小心受伤了吗？

我强忍着恶心，扔掉了那截手指，努力不再去想这件事。但总有种不安在心里颤抖着。

下次，我再也不点这家了。

又到了吃饭的时候。我打开外卖 app，映入眼帘的是昨天刚点过的「微笑餐厅」。脑海中浮现出那截手指，我打了个寒颤，赶紧滑了过去。虽然脑子里不断回想着昨天晚餐的美味，但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点了平时最喜欢的一家黄焖鸡。

外卖小哥晚来了两分钟，一个劲地向我赔礼道歉，还送了我一罐可乐。

「比昨天的有礼貌多了。」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吃了一块鸡肉。等等，这味道.....不太对劲啊。

往日最喜欢吃的这道菜，今天吃起来总觉得没什么感觉，仔细尝尝，好像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就是咽不下去。昨天晚饭

的味道不断地涌现出来，和眼前的食物做着对比，更加显得现在味同嚼蜡。

不行，我吃不下了！我要点昨天的那家！我拿起手机飞速地下了单，然后在玄关来回踱步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
有人敲门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门，依然没有看到外卖小哥的身影，只有饭盒安静地待在冰凉的地面上。

不管了！我打开饭盒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快吃完的时候，我盯着饭盒愣住了。

一只品相完好的耳朵，醒目地躺在乌黑的汁水里。

没错，是人的耳朵。

理智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觉得恶心。但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用筷子挑起它扔掉，然后继续吃完剩下的食物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

吃饱后的我，看着垃圾桶里的耳朵，感到一阵寒意涌上脑后。刚才，那还是我吗？那种对食物的渴望，似乎影响到了我的思维。还有，手指还能勉强解释，耳朵.....这家「微笑餐厅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打开外卖 app，查看这家店的评论。只有寥寥几条，大多数都是匿名，毫无例外地在称赞这家店的美味，却都诡异地只给了一星。唯一的一条未匿名评价，内容也让人摸不着头脑：

「好好的为什么要停业两天，没有你家的饭吃我要死啦！」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一年前的留言了。

我按照店铺信息里的电话拨了过去，却在一阵忙音后，被电子音提醒，号码是空号。

我弯下腰捏起那只耳朵，仔细观察：耳垂通红，似乎断口处还带着血，耳背上还能依稀看到短短的绒毛。看起来，似乎刚被割下不久，也没有经过什么处理就直接扔到了饭里。

事情太诡异了！我终于坐不住了，披起衣服出了门。

我要去那家店里看看。

意外的是，到达了店铺信息里的地址，却是一家垃圾回收站，四周一片荒芜，最近的灯光也远在一公里开外。

「你说餐厅？肯定没有啊，」看门的大爷回答了我的疑问，
「我在这儿五年了，周围这么荒，谁开饭馆来这儿啊。你看那头，有家医院，说不定那附近有饭馆，但也是三公里远了。」

地址是假的，电话是空号。这家「微笑餐厅」，彻底让我糊涂了。

回到家，这几个小时的奔波似乎又让我感到了饥饿。看着桌上还没吃完的黄焖鸡，我打心底里感到一阵厌恶。没有半分犹豫，我在「微笑餐厅」下了单。

「骑手已接单，正在赶往商家。」

看到这样的信息，我灵机一动：「对啊！外卖骑手肯定知道在哪儿！」

但前两次，这位外卖小哥总是高冷地不露面，敲完门，放下东西就走，根本就见不着他啊.....有了，这次我开着门，就在楼道里蹲守他！

不知不觉半小时过去了，冬夜的寒风吹得我耳朵通红，不停地搓着手。

好冷啊.....扛不住了，这样下去不会感冒吧.....不行，我得回屋喝杯热水暖和暖和。这样想着，我走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，刚喝了一口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

我杯子也顾不上放下，两步蹿到门口，却只看到了留在原地的饭盒。

不会吧，走这么快？楼道也有十几米长，我听到敲门声，不到一秒就来到门口，他是怎么不见的？

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拿出手机，按照上面的「联系骑手」，拨通了这位外卖小哥的电话。

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.....Sorry, The number.....」

听到着熟悉的语音，我皱着眉头挂断了电话。这外卖骑手怎么也.....就在我思考的时候，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我端起饭盒，缓缓打开。

这一次，食物的量只有以前一半，但最上层却显眼地覆盖着半截手掌。骨节娇小，肤色白皙，应该是个女生的手。

我颤抖着伸出筷子，把手掌拨到一边，几口将饭吃完。

太少了！肚子依旧是那么饿，我打开几包饼干，勉强嚼了几口，却怎么也咽不下去。饥火在我的胃里燃烧，我红着眼睛把一切能找到的食物塞到嘴里，又在下一秒全部吐了出来。

怎么办，怎么办.....我好饿.....这点饭根本不够.....

突然，我的目光注意到了那半截带着汁水，散发着奇怪腥味的
手掌.....

好香啊.....原来肉的味道，比饭好吃这么多.....

四、

填饱肚子，我坐在床边，看着饭盒里的一堆骨头，脸色铁青。
我刚才做了什么？这种事.....这种事怎么可以.....
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我再次打开这家店铺，想要分析出一点蛛丝马迹。

这些评论的人，也遭遇过和我一样的事吗？我这样想着，反复查看那唯一的一条没有匿名的评论，ID 是「kate」。

该死，外卖 app 里没法和其他用户互动，太讨厌了！怎么才能联系上他.....对了！

我把这个用户名输入微博，搜出了好多个同名 ID。一个个排除吧.....

翻了好一阵，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其中一个「kate」映入了眼帘。和我同城，看他发过的几次定位，似乎就住在我附近.....这个账号似乎已经许久不用，最新一条微博还是一年多前，是说自己找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外卖，配图是一个熟悉的饭盒.....就是他！我找到了！

我迫不及待地给他发去了私信，询问他和「微笑餐厅」的后续。没多久，我就收到了回复，但内容却让我脊背发凉。

「对不起，这个账号的原主人已经去世了，我是他的妻子，今天恰巧登他的账号上来看看。你询问的情况可能没法给你回答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您节哀.....方便透露一下他的死因吗？是不是因为食物中毒？这对我很重要，拜托了！」我并不想去揭开她的伤口，但还是咬牙打出了这段话。

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但和食物无关，他是一年前去世的，自残，流血过多没抢救回来。」

自残？这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。我连忙继续询问，但对方却不再回复，可能是下线了吧。

看来，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平稳下心情，打通了外卖 app 的客服电话。



「您好，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您吗？」

「我要投诉一家店，微笑餐厅。他家的食材有问题.....」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有直接说吃到人体器官的事.....毕竟刚啃完半只手，自己也有点心虚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系统里没有查到您说的这家店。您是否记错了店铺的名字？」

「这不可能！」我吼了出来，似乎是想借此发泄心中的不安，「我不可能记错这家店的名字！」

「您少安毋躁，可能是我们数据库出了问题。这样吧，我们这边再进行细致的检索，有了消息后再联系您，可以吗？」

「好吧。」我意兴阑珊地挂掉电话。联想到空号的事，这边所谓的检索，我也不抱希望了。

五、

今天，我又吃了一次「微笑餐厅」的外卖。

这次送来的已经是一整只手。我硬着头皮吃掉了全部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这几天，我试过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食物，但全部都无法下咽，勉强吃下去，也会很快全部吐出来。

除了这家店，我已经无法忍受任何其他的食物了。

吃饱后的我，悄悄地拎着垃圾袋下楼。里面是这段时间啃剩的所有骨头，我低着头，避开所有人多的地方，好像做贼一般。

处理完骨头，我松了一口气往回走，在电梯里遇见了一位外卖骑手。他拎着外卖盒，风尘仆仆的样子，手机里不断传来骑手微信群的语音。

骑手群？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把拽住了这位小哥。

「你们外卖骑手，是不是都互相认识？」

「呃是的，我们有骑手站点.....」

「那这个，叫宋然的骑手，你认识吗？」宋然就是每次都接「微笑餐厅」的单，从不见人的那位外卖小哥。

「认识倒是认识，不过.....」外卖骑手表情有些奇怪，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我。

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此时的我，激动得都快哭了出来：「他在哪儿？带我去找他！」

「宋然一年多之前就死了。送餐路上太急，闯红灯被卡车撞了，当场断气。」

外卖骑手赶时间，抛下这句话，走出电梯送餐去了，留下我在原地发愣。

凉意慢慢爬上脊背。「kate」死了，宋然也死了，而且都在一年前。和「微笑餐厅」有关的所有线索，都断掉了。

更恐怖的是，如果宋然已经去世一年，那这些天一直给我送餐的，又是什么人？或者说，「它」到底是不是人？

六、

大学时的班长来这座城市出差，非要喊全市各地的几个老同学聚聚。我虽然万分不愿，但耐不住劝说，最终还是被拉扯着坐上了酒桌。

班长订的是一家评分颇高的创意菜馆，琳琅满目的各式菜肴摆满了一桌。但看着往日的珍馐美味，我却怎么也下不来筷子。推脱再三，终于把班长惹毛了。

「你怎么回事！看不起我？大学四年，我亏待过你吗？」班长喝了点小酒，面红耳赤地拍着桌子。

看着大家尴尬的神色，我一咬牙，连吃了好几大口菜。班长这才转怒为喜，端着酒杯和大家追忆起往昔来。

我坐在角落里，胃里一阵翻腾，刚吃下的几口菜不断地涌到喉咙口。终于，我忍不住了，「哇」的一声吐了一地。

「对不起，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」捂着嘴，我踉踉跄跄地冲出了门，拦住一辆出租车报上了家里小区的名字。

还在车上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外卖 app，定位到家中准备点外卖。

微笑餐厅呢？怎么没了？

我吓得浑身一颤，连肚中的饥饿都顾不上了，焦急地一遍遍刷新页面。要是找不到微笑餐厅，我不知道以后我该吃些什么了。

但直到我冲进家门，「微笑餐厅」依旧没有再次出现。

它从我的手机里消失了。

我发疯似地冲到垃圾桶边，掏出昨天吃剩的外卖盒子，把里面残留的汁水倒进嘴里，却根本无济于事。

饥饿感拼命地抓挠着我，极度渴望下，我甚至出现了幻觉，仿佛又闻到了那股奇怪的腥味。肉.....我想吃肉.....我盯着自己的胳膊，腥味似乎就是从那里传来的.....

「kate」妻子说过的话突兀地闯进我的脑海。自残.....吃不到微笑餐厅的饭.....死.....

脑子越来越乱，理智正一点点从我眼神中流失，我仿佛变成了一只腐烂的丧尸，只剩下进食的本能。那条胳膊，是谁的？看起来好香啊.....

我扬起了菜刀。

七、

刀刃斩下前的最后一秒，我战胜了自己的欲望。

我不记得是怎么熬过那段时间的，总之我绝对不愿意再去回想。今天我才知道，我的意志力原来比我想象的更强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熬过了这一阵，那股吞噬一切的饥饿感居然暂时消退了下去。我虚弱地倚在墙边，大汗淋漓地喘着气，依旧

心有余悸。这一次，我扛过了，但我不敢保证下一次依然能够忍过去。

自从微笑餐厅出现以来，我做了太多错误的选择，但直到它消失的这一瞬间，我才真正下定决心，付出一切也要解决它！

之前，由于自己吃过那些「肉」的缘故，我不愿意对任何人诉说微笑餐厅的事，但现在，我决定抛开一切顾虑——我要报警！

但这个时候，我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——之前的所有骨头，都已经被我处理掉了，而微笑餐厅也已经从外卖 app 里消失。现在，我居然没有一点证据，能够证明我说的一切，让警察们不把我当作一个妄想症患者扔进疯人院。

不，还有一个突破口！kate！

我打开微博，找到 kate 的账号，失望地发现他的妻子并没有给我回复。当然，我也没有灰心，而是一页页地翻看着他微博的每一条信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发现，有一个叫「黑子」的 ID，与 kate 的互动频率非常之高。我顺藤摸瓜翻向「黑子」的微博，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让我振奋的照片——熟悉的饭盒！边上的配字是「和兄弟一起狂，一起浪」。

「黑子」必然是那几个匿名评论之一！而这个 ID，昨天还更新了状态。

我稍微考虑了一下，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账号，把头像换成了美女图片，然后给他发去了一条私信：「在吗？」

很快，黑子就回复了我。一来二去，晚上临睡前，我已经和他约好第二天在公园见面。

八、

公园的长凳上，坐着一个光头大汉，身上的肌肉纠结成块，个头看着起码有一米九。

这就是黑子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瘦弱的身板，摸了摸空荡荡的肚子，想到即将到来的饥饿感，一咬牙还是凑了过去。

「你好，你就是黑子？」

「你谁啊？干嘛？」大汉瞪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。

「我是寂寞佳人.....」

黑子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吓得我倒退几步，才粗着嗓门说：「妈的，扮女人约炮，你神经病吧？」然后转身就走。

我心里一急，赶忙凑上去拽住他的胳膊：「不能走！我有急事要问你！」

「他妈的！」黑子嘴角一横，「给你脸不要脸！靠！」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脸上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。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重拳重脚，没有两三秒，我就瘫倒在地，被打得满地乱

滚。

我咬牙一发狠，一把抱住黑子的腿，猛一用力，把他拽倒在地。我们扭打在一起，但毕竟他身强力壮，还是稳占上风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满脸是血。血腥味流到嘴角，勾得我心里突然一颤，那股被我强行压抑了一天的饥饿感，疯狂地涌了上来。我的意识渐渐模糊，眼前翻滚的，好像不再是彪形大汉，而是一块会动的肉.....我顶着拳头凑过去，一口咬住了黑子的脖子.....

「大哥我错了.....再咬就咬到气管了.....」

过了好一阵，我才被黑子的哀号从恍惚中惊醒。我舔了舔嘴角不知道是黑子还是我自己的血，勉强压住欲望，嘶哑着嗓子问他：「你知道微笑餐厅吗？它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」

黑子愣住了，浑身上下居然颤抖起来：「大哥.....你说什么.....我听不懂.....」

我眉头一皱，作势欲咬，他吓得连连大叫：「大哥.....求你放了我吧.....我不能说啊.....会死的.....」

我恨声道：「你要是不说，现在就得死！」

「别杀我！市医院.....在市医院！」

什么意思？我闻言一愣，还没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黑子已经趁机用力推开我，挺身而起，撒腿向远处跑去。我有心去追，但浑身剧痛，好半天才爬起来，黑子早已不见了人影。

我拿出手机，本想拨打 120 喊救护车过来，但想到刚才黑子说的「市医院」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拖着身体一个人挪回了家。

九、

忍着痛处理好身上的淤青，我刚在床上躺下，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

这个敲门的频率.....我一下子从床上翻身而起，一瘸一拐地打开了门。

门口是那个熟悉的饭盒。与过去不同的是，饭盒边上，还有个黑色的塑料袋。

我颤抖着打开饭盒，里面是满满一盒黑色的糊状物。我连筷子都顾不上拿，伸手就掏。没几口，饭盒已经见了底。

但我却没有完全满足。那股折磨人的饥饿感消除了大半，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.....对，还没吃肉呢.....我这才有心情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塑料袋。

塑料袋里传来熟悉的血腥味。难道是这次肉量太大，饭盒已经装不下了？

我满怀期待地打开袋子，然后愣住了。

里面是一颗脑袋。

黑子的脑袋。

「.....我不能说啊.....会死的.....」几小时前黑子慌乱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。现在，他已经永远不能说话了。

「我疯了.....我真是疯了.....」我一边这么说着，一边掏出了脑袋，端端正正地放在了餐桌上。理智告诉我，我应该以此为证据报警，但现在我却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一方面，我有些害怕自己也遭到同样的结局，另一方面.....我还有些饿呢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袋子里还有一张小卡片，卡片上没有字，而是印着一个二维码。

我拿出手机扫描了它，「叮咚」一声，跳转到了外卖 app。

微笑餐厅再次出现了。

我看了眼菜单，却愣住了。

焗饭：3999/份

十、

一顿饭将近四千块，这样的开销，用不了几天我就得山穷水尽。

这一晚我没有睡，苦思冥想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来到了市医院，好不容易才从拥挤的挂号人群中杀出一条路来，拽住了一位清秀的护士：「你好，请问太平间在哪儿？」

没错，太平间。如果微笑餐厅真的在市医院的话，只有那里才有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尸体。

护士长了一张娃娃脸，一头短发刚刚过耳，恰到好处地遮住了有些婴儿肥的脸颊，一对酒窝若隐若现。听到我的问题，她眉头微微挑起，皱出一个好看的幅度：「你找太平间做什么？」

「我有个亲戚，听说快不行了，紧赶慢赶还是没见着最后一面。医生说已经推到太平间了，我去再看看他。」我努力做出一副悲伤的样子。

「这样啊.....」护士歪着脑袋想了想，「我带你去吧。」

跟着护士穿行在医院的走廊里，清晨的阳光洒在她肩上，映得她越发光彩夺目。走了一会儿，我有些耐不住心里的悸动，小心地问：「护士小姐.....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」

护士白了我一眼：「这种时候，你还有心思泡妞啊？」看到我摸着脑袋尴尬的样子，她「噗嗤」一声捂着嘴笑了出来：「好吧，我叫白纤宁。下午四点换班，我今晚有空哦.....」

听到这话，我脚步都轻快了不少，趁热打铁和白纤宁聊了起来，可惜没说几句话，太平间就到了。

门口有一张桌子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打着瞌睡。白纤宁叫醒了，帮我说明了来意。

老头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站起身打开了太平间的门：「进去找吧。」

门外有两个人在，我也没法细致地察看，只能装作认人的样子，快速扫过了每一具尸体。

奇怪，除了一些意外惨死、浑身没有一块好皮的尸体外，大部分都十分完整，并未发现有缺少部位的现象。难道微笑餐厅尸体的来源，不是市医院的太平间？

但我依然没有掉以轻心。随便找了一具尸体装模作样哭了一场，抹着眼泪拉着白纤宁离开了太平间。

这个老头天天守着这里，肯定和这件事脱不了关系。看来，下一步应该把他列为调查对象。

十一、

中午的时候，我在家咬牙点了外卖，付出了一笔巨款。

晚上还要和白纤宁约会呢，我得吃饱了再去，不然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就不好了。

但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.....

我从箱子里翻出许多年没有用过的 DV，换上新的电池，藏在了窗台上的杂物里，透过遮蔽物的一丝缝隙将镜头对准了走廊。

没多久，敲门声响起。我推开门一看，依旧是看不见人影的一个饭盒。但我却没有急着拿起饭盒，而是取出了 DV，按下了回放键。

画面里，很快出现了一个穿着外卖骑手制服的高大身影，口罩和兜帽遮住了整个脑袋，看不清长相。他走到门口放下饭盒，然后「咚咚咚」敲了敲门。

接着，他做出了一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。

他冲向走廊的窗户，然后翻身跳了下去！

我靠，这是 13 楼啊！

我几步蹿到窗口，低头一看：一个敏捷的身影，顺着水管快速滑到地上，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向小区大门。

这他妈的就是每次开门，他都不见踪影的原因？

虽然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，但我的心里却莫名地感到一丝窃喜：这样说来，幽灵骑手的秘密已经解开了一半，剩下的部分也必然有着合理的解释。这至少说明，微笑餐厅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！

这顿饭吃得格外香甜，饭盒里的几根手指都被我吃出了泡椒凤爪的味道。吃饱喝足，我挑了一件橱柜里最贵的衣服——泡妞去也。

十二、

医院门口，我手捧鲜花，看着白纤宁微笑着走到身边。

「晚饭想吃什么？」我殷勤地问。

「还早着呢，才四点多，我们先去公园逛一会儿吧。」白纤宁捋过几丝耳畔的秀发，轻声说。

我忙不迭答应，打上出租车和她一块儿到了公园。

又回到了那张熟悉的长凳，我却顾不上去回忆昨天发生的事。白纤宁依偎在我身边，紧紧搂着我的胳膊，头斜靠在我肩膀上。我紧张地浑身僵硬不敢动弹，偷偷瞥了几眼四周，眼看这个偏僻的地方并没有人来，这才大着胆子，从背后把手伸向白纤宁的腰.....

「你去太平间，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别骗我哦，我看出来你上午说谎了。」就在我快碰到时，白纤宁突然说话了，吓得我赶紧缩回了手。

「我.....我在调查一件事.....」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，「对了，当心那个老头，他和我调查的事有关，可能不是什么好人。」

「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其实对你挺有好感的。」白纤宁没有接我的话茬，而是换了个话题。

「是嘛.....你.....你也很好看.....」我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什么，只能呵呵傻笑。

「可惜，我们见面的地方不对。我想象过无数次，第二个发现端倪的人会是什么样的？但为什么偏偏是你呢.....如果换一种方式认识你.....该多好啊.....」她叹着气，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
「什么.....什么意思？」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「怪只怪你运气不好.....问路居然问到了我这里.....老老实实在家花钱不就好了吗？难得糊涂才最安稳啊.....」

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哆哆嗦嗦地指着白纤宁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白纤宁翘起了腿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轻轻捻出一块糊状物，用手指抹进了嘴里，还闭上眼，从鼻腔里哼出一声享受的嚶哼。

那个味道.....那种熟悉的腥味.....

「原来.....原来你才是.....」我咬牙切齿地瞪着她。

「呵，」她微微一笑，「你这个人也真奇怪，手指、耳朵、手掌，一般新人收到这恐吓三连，早就乖乖地不敢造次，而你居然还有胆子去查。怎么，不怕自己的手也被寄给别人嘛？」

「恐吓？」我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，「你的意思是，那些人肉.....不是给我吃的咯？」

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白纤宁的表情也僵在了脸上。她愣了好几秒，才尖叫起来：「你这个变态！」

周围的树荫里钻出几个彪形大汉，死死地架住了我，让我动弹不得。

「拖回去处理掉，老样子，给新客户们当外卖的添头。」

失去意识前，我最后听到的是白纤宁冷酷的声音。

没关系.....我准备的东西.....应该已经发送到班长的邮箱里了吧.....

十三、

「以上就是这次【1225 特大杀人贩毒案】的案件详情。犯罪分子通过木马程序植入某外卖 app，以巨大优惠力度吸引受害人点餐，经过多次食用加入毒品的饭菜后，受害人往往已经重度成瘾，这时再提高点餐价格，从而勒索受害人的巨额财物。并且，由于每次送餐都会附带人体器官作为恐吓，几乎所有受害人都迫于威胁，不敢对外宣扬。」

「犯罪嫌疑人白某，依靠护士的身份进行掩护，使用市医院的医疗仪器合成新型毒品.....」

「犯罪嫌疑人王某，不仅负责进行木马程序开发，还涉嫌谋杀外卖骑手宋然，并顶替其身份进行毒品的运送.....」

「犯罪嫌疑人李某，外号【黑子】，与其余几名社会闲散青年一起，为白某进行暴力犯罪活动，并涉嫌在一年前蓄意投毒外号『kate』的好友刘某，造成其严重幻觉中自残身亡。很遗憾，刘某本来已经发现了端倪，案件一年前就应该告破的.....目前，李某疑似已因内讧被杀。」

「总之，这伙犯罪分子，如果不是最后一位受害人提供的调查资料，还将继续逍遥法外，这是我们公安部门严重的失职。可惜的是，这位热血青年已经被残忍杀害.....」

会议室里，干警们窃窃私语，为这些无辜的受害人而义愤填膺。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警察，偷偷地问身边的前辈：

「师兄，其他的受害人家中都找到了大量随毒品一起运送的尸体残块，为什么只有这最后一个受害人家里什么都没找到啊？」

师兄死死地捂住师弟的嘴，凑到他耳边轻声说：「有的事是说不清的，再问下去对谁都不好！」

「哦……」年轻警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